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三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卷三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鼂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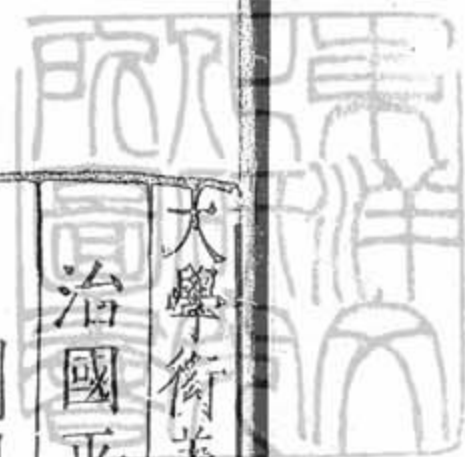
音措

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

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送也之費益

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
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邊防所以無擾
者以守禦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



後漢書卷三十五
邊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爲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春人出耕也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遊兵以

充國金城郡益積芻畜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

臣按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蓋地以生物爲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處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種人之所食隨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補助之取給於他所可也是故善爲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力不以其邊塞之地沍寒之天而輟其人爲之功此鼂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

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與譙同校聯樓也不絕用木相聯貫便兵弩飭鬪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

城堡者固易為力若夫遠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邊境相視土宜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護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充國之言不徒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充國上議時有云惟

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臣於是亦云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事祇請建置屯田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即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臣按曹操從事祇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餘尚能致倉廩皆滿苟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編踏州縣以求閑田添置田官募民耕種於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少寬民租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臣按兵無食則不成兵善謀國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諸葛亮二人者所處之地雖異而所見之智則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

資乃使鄧文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音水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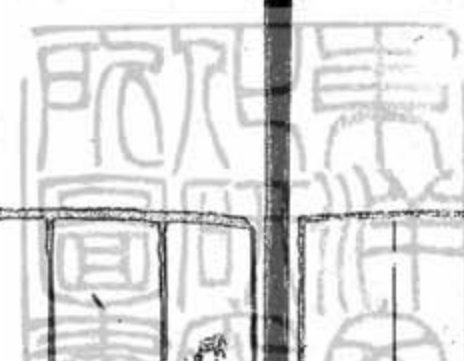
陳亮叟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也且蟲菑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脩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為輕且地在

兩京之間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

國用不為無助臣請於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
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為屯田遣官循行其
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
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為大河闊二三丈者
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於大河
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於中河使水
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
為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
潴或為隄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斗門以
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
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歲
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
減於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
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
成其功矧今盡四海以為疆而此地介

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
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
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
之田為之奴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
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為仰事俯育之資



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
儻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
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於潁壽之間召民
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
功又易於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於楚州
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厥田
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迹可考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
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脩百
有臣遺迹激用潢洧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
石儀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迹在今湖廣之
荆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為天下之中臣以
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為我

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
今此三郡蓋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於水耕
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
郡為多臣請於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
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
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

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於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臣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閒曠之上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倣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世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臣竊以為民田則例最輕

者須收二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為徵收則例使凡屯種之軍樂於趨赴既得以足軍國之儲而無欠負又得以遂室家之樂而有蓋藏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

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臣按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邊之地皆為藩鎮所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

國家烟火萬里衛所列峙又值戎虜衰弱之時雖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眾入深地誠於無事

特尋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
西盡中京於凡邊塞無嫌鹵而宜栽種之地因
其地勢相其土宜立為營堡開墾田疇分軍耕
種當夫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
壯盡室而行仍於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
開鑿溝塹為烽堠以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之
遇有寇盜入境未至之先豫知敵備勢可敵則
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皆有屯種之
所年年皆有收穫之入邊儲自然給足可以省
內輓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
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
不敢田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
隔閼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
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
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
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
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興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為
難也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

唐書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有窮邊
絕塞之所亘寒饒鹵之地未聞慮其有不測之
變而不為也今宋之所謂邊者乃在中國非邊
徼也而陳恕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
呼使為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一
惟徇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佚
道使民雖勞不怨臣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
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
耕者立為賞資則例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
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

其齎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不
虧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
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
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
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
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
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
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耻於營葺群
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

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餼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旣壞然後兵農判而爲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爲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幾三千里而又與契丹爲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四方無事之時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迹而舉其廢墜誠無難者萬一此言見取於九重是亦足國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國初設行太僕寺轄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固在多爲親倖陳乞以爲私庄伏乞英斷一切勒歸亦如宋人設田官專稼政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亦因之補助軍糧以省饋餉

宗隆興元年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爲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

臣按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

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闡所云云者臣竊以爲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爲邊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戎馬蹂踐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游食而江右尤衆

國家誠擇任有風力大臣付以招徠之任借以官帑銀數萬兩以爲糴本俾自擇其屬徧行天下有閒田處相地度勢立屯堡以聚游食闢汙萊以爲畝畝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成效補助非少雖然闢土之功固爲不易而料事之智尤

人所難方其舉事之初量度或未必當及其施爲之際弊病或不能無自覺失宜許其陳首飾非要功者然後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宋人抑勒百姓捨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獨屯田一事爲然凡天下事無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

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

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
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
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
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
也其爲

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
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
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

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矣從

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

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

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

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楨並爲大司農卿又

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園堰之人各一千名

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

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

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

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爲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種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爲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倣以行之其於國計不無少助

以上屯營之田 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皆割據夷落之君惟我

朝以華夏正統承

上天之新命立嚮明之洪基體

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極圖治焉

六宮百官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貲焉者歲計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

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
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
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
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
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
常用之餘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
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
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爲之本
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
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問於朱熹曰大
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答曰
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
九重清閑之燕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制
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平矣臣不勝惓惓

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吉澄校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六

海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上

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朱熹曰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干候反姑洗蘇典反蕤

賓夷則無射音大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

六為律六為呂以之審度而度入聲長短則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去聲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